



(左：王健全、右：施建生)

學術頑童施建生老師

◎王健全／中華經濟研究院 副院長

去年（2019）年中，在未及知會家屬情況下，和秘書匆匆拜訪施老師的宿舍，探詢施建生老師的近況。這也是施老師在幾年前摔傷後，第一次有機會見到復原中的老師。不過，老師坐著輪椅，行動不是很方便，情況並不十分理想，不敢打擾太久，寒暄幾句便匆匆離開。沒想到，這竟是和老師的最後一次碰面…

猶記得大前年（2017）六月中旬，同事們約好為施建生老師百歲慶生時，驀地發現自己居然和施建生老師同一天生日，格外令人驚喜。在忠孝東路的總督牛排館裡，一邊咀嚼著可口的牛排，一邊聽老師娓娓道來其求學過程，高中求學的小挫折，大學生涯的一帆風順，以及負笈美國的軼事。在悠揚的生日快樂歌聲中，見到了老師純真、爽朗、執著的那一面，平凡中見其偉大。

比較長一輩的師長，描述的施老師都是經濟學界泰斗、經濟大師、經濟學聖經—

《經濟學原理》的作者…不過，我所認識的施老師，是在他晚年以後。此時的他平易近人，寒暄家常，好奇的問東問西，甚至到辦公室和助理、秘書們聊聊天，好奇的左看右看，活像個老頑童。讓我們見識了他純真、浪漫的一面，也不辜負他的雙子座本色。

回想著老師的活潑、真性情的模樣，不禁跌入時光的隧道中…沒上過老師親授的課程，但施老師的《經濟學原理》反覆拜讀過三、四次，施建生三個字，彷彿與經濟學劃上了等號。大一新鮮人時，《經濟學原理》一書幾乎是到那裡都隨身攜帶，奉為聖經。因此，腦袋裡常想著施建生老師是何許人物，才能撰寫出此本眾多莘莘學子奉為圭臬的鉅著。到了文化大學擔任兼任老師時，才有機會和施老師接觸，他會以洵洵長者的身份垂詢晚輩一些教學、生活細節，令人如沐春風。搭校車下陽明山時，也有機會聊聊，但一下車，施老師即以矯捷的步伐，一溜煙

就消失在人群中，可見老師在二、三十年前身體的硬朗。在陽明山兼課時，有機會瞥見施老師對文化大學學生的授課，他總是以高昂的聲調，講授著經濟學，而且一站就是四個鐘頭，面不改色。學生喧嘩時，他也會不假辭色地予以糾正，誨人不倦的大師風範，令人感佩。

在文化大學的謝師宴與中經院的尾牙中，最常聽到老師演唱「教我如何不想他」這首曲子。這首是由聲樂家斯義桂主唱，趙元任作曲，劉半農作詞的「教我如何不想他」。老師拉開蒼勁的嗓門，「天上飄著些微雲，地上吹著些微風，啊…」「微風吹動了我頭髮，教我如何不想他…」自此，每回看到施老師時，腦海裡就浮現出這些音符，在老師挺直腰桿及跳躍的音符中，彷彿見到老師年輕時意氣風發的神采。在施老師一百歲的紀念研討會，我還特地上Youtube找到這首歌的原唱，並努力學了一小段時間。當天，試著唱了一小段的「教我如何不想他」。可惜的是，當時施老師耳朵已不太管用，事後還很納悶地問我：「你當時在唱些什麼？」

雖然錯過了施老師教授大學部的課程，也沒有辦法親身目睹施老師上課的盛況，但透過網路的照片，施老師不戴眼鏡的模樣，英姿煥發，像極了前司法院長賴英照，而戴了眼鏡的施老師，炯炯的眼神及有稜有角的臉龐，更透露了老師正直、剛正不阿的為人處事態度。

近十年來，施老師轉任中華經濟研究院顧問。最常看到的景象是，老師佝僂著身子

過長興街馬路，數次走過去想扶扶他，他總是揮揮手，說我可以自己來，也代表其身子仍相當硬朗，以及不喜歡麻煩別人的本色。

老師擔任中經院顧問時，最常出現的地方就是圖書室，常見他專注地翻閱著財經報紙並拿著放大鏡看英文報紙，而且幾乎每隔幾天就有文章產出，台經院的《台經月刊》及中經院的《經濟前瞻》更是每期都有他的文章，尤其是詮釋若干國外經濟學大師的理念，從古典經濟啟蒙的「亞當斯密」至創新大師「熊彼得」，到「自由經濟」導師「海耶克」，到「資本主義」泰斗的凱因斯，至貨幣學派大師「弗利得曼」等，經由他的生花妙筆，讓我們親炙國外大師的理論及意涵。施老師筆耕之勤，文以載道的熱誠，令人由衷地佩服。

老師在圖書館看報紙時，仍保持高度的好奇心，不時向圖書館的同事詢問一些網路上的嶄新名詞，如「鄉民」、「踹共」等，不改其雙子座好奇、創新、求知的本色。

百歲之後，老師雖然背開始有點駝，但食慾正常，神采依然。可惜的是近年的一場摔傷，讓老師氣力漸衰，坐著輪椅後，精力也大不如前。眼見著他衰老，卻也無能為力，祇能默默地祝福他。他也偶爾會偷偷打電話到辦公室來找老同事們，和秘書、助理們聊上幾句。

而今他的仙逝，也算是一種解脫，但願施老師一路好走，在天之靈繼續悠遊學術，繼續恬淡自如，繼續扮演天真的老頑童。